

土地革命時期閩東畚族 人民的革命鬥爭

閩東這塊有著光輝燦爛的革命歷史的土地，位於福建東北部的山區裏，包括福安、福鼎、霞浦、寧德、周寧、壽寧、羅源、連江等縣一百八十多萬人口的地區，其中畚族十萬餘人，佔閩東總人口的5.5%。在這綿互不盡的崇山峻嶺裏，千百年來就居住著勤勞、勇敢的畚族人民，他們和漢族勞動人民用血汗滋潤了這塊土地，用自己的雙手把“窮山惡水”的深僻山區創建成美麗富饒的家園。畚族人民和漢族人民在共同勞動中，在反抗歷代封建統治的不屈不撓的鬥爭中，特別是近三十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長期、艱鉅而又曲折的革命鬥爭中，結成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和戰鬥友誼。整個閩東畚族地區有70%以上都是革命老根據地。根據地的畚族人民在歷次的革命鬥爭中，特別是在土地革命時期，曾創造出許多英勇悲壯，可歌可泣的光輝事跡，對革命事業做出了不小的貢獻，在人民革命的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苦難的歲月

閩東境內，依山傍海，物產極為豐富。但由於長期飽受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酷統治和剝削，造成畚族人民的貧困和落後。1922年後，帝國主義的商品不斷傾銷到閩東市場來，洋油、洋燭代替了茶油、桐油，洋紗、洋布代替了土布，許多小商業、手工業被擠垮，使農村愈來愈破產。作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人民的根基——封建地主階級，也加強了對農民的剝削，大量兼併土地。在20世紀初，閩東地區約佔總人口7%的地主、富農，佔有了總面積約70%的土地，而絕大多數的畚族貧、僱、中農都是無地和少地的。他們大都租種漢族地主的土地，例如羅源縣八井鄉一百八十五戶的畚族貧僱農和中農的耕地中有80%是向漢族地主租來的。地租剝削極為驚

人，一般佔收穫量的50%—70%，有的甚至高達80%以上。由於租額高，農民往往因歉年失收無法繳清地租，地主常為此奪佃，或奪去佃戶僅有的少量產業，弄得貧苦農民家破人亡。畚族農民曾流行一句諺語：“種田得稻草，養活了地主，餓死了自家人”。這簡短的一句話，道出了封建剝削的殘酷性和廣大畚族農民內心的悲痛。高利貸剝削在農村也十分嚴重，寧德縣南崗村九十二戶畚族農民，借貸的佔總戶數的88.1%。地主、富農經常用“貸穀”、“貸款”和“買青苗”等方法來剝削農民，這樣也就加劇了農民的破產和地主、富農、高利貸者的集中土地。此外，還有名目繁多的超經濟剝削，如地主收租時，佃戶要設宴款待，稍有不周，即慘遭毒打。地主年年強迫佃戶籌辦“山租酒”，供地主、狗腿飽食幾頓，這已成為畚族農民的沉重負擔。由於種種的苛重剝削，人民被榨乾了血汗，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

畚族人民除受封建地主的嚴重剝削外，還遭到反動軍閥的殘酷統治。閩東的反動軍閥對人民的壓榨，竭盡了一切毒辣的手段。苛捐雜稅多至百餘種，稅棍、糧胥的足跡，到處皆是，特別是反動的海軍陸戰隊，分駐閩東各縣，統掌軍政大權，遍設稅收機構，搜刮民財，強迫農民把種糧食的土地改種鴉片，大量徵收鴉片捐，嚴重地破壞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反動派為了牟取暴利，乘機敲詐人民，到處開設煙館、賭場，造成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傾家蕩產。

苛重的賦稅、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已使畚族農民陷於流離破產的境地，再加上連年災荒，物價上漲，土匪到處打家劫舍，更使畚族人民求生不得，輾轉在飢餓和死亡線上。福安縣鳳陽村當時有十五戶畚族農民，為貧窮所迫忍淚吞聲出賣了妻子和兒女，鍾盛順兄弟姊妹十一人，有六個因飢餓被奪去了生命。全村的貧苦農民，常在青黃不接，無法活下去時，挑著破筐，拉著妻兒逃荒到外地，過著流浪和飢寒交迫的生活。

畚族人民在經濟上是如此的貧困，在政治上也是處在極端無權和被歧視的地位。反動統治階級對少數民族採取壓迫和歧視的政策。

如畚族農民挑柴進城求售，常遭反動軍隊、地方豪紳的欺榨和辱罵，經常無代價強奪他們的柴片。畚族的農民子弟根本得不到就學的機會，因此絕大多數的農民都是文盲，地主、富農便乘機偽造契約，霸佔畚族人民的田園、山林和家產。這些民族之間的壓迫和剝削，實質上是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壓迫和剝削。

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地主的殘酷剝削，反動軍閥的橫徵暴斂和土匪流氓的猖狂搶掠，給閩東畚族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使他們的生活窮困到了頂點。畚族人民一般每年都缺糧八至十個月以上，只好以野菜充飢，過著“七分野菜三分糧”的痛苦生活。福安縣鳳陽村有五十戶畚族農民，在十冬臘月天，只著襤褸不堪的單衣，和蓋稻草、棕衣熬過嚴寒的日子。當時閩東的畚族人民曾悲傷的唱著：

無衣無吃真是苦，床上無被蓋棕衣；

夜裏無被難到曉，日裏無糧家難歸。

這首山歌深刻的反映出黑暗的社會制度給畚族人民帶來的無限辛酸的苦難歲月。正因如此，畚族人民對舊社會是深惡痛絕的，在歷次的革命鬥爭中，群眾無不堅決地、積極地投入鬥爭的洪流中去。

畚族人民的覺醒

在黑暗統治的年代裏，處在水深火熱的苦難深淵中的閩東畚族人民，曾和漢族人民一起進行過多次的反抗統治階級的鬥爭，抗繳捐稅和租糧。大革命前夕，福鼎縣雙華鄉沒有種植鴉片，但是反動軍閥卻強迫人民交鴉片捐，激起了畚族群眾的強烈不滿，他們用木棍、石頭毆打前來收稅的反動軍隊。大革命時期，一些受過革命思潮洗禮的革命知識分子，開始在閩東一帶傳播革命思想，並發動群眾展開反收捐稅、反豪紳地主的鬥爭，如1927年，福安縣七十二個村子的畚、漢兩族農民在革命知識分子的發動下，曾進行了反對鴉片捐蠹承包鴉片捐蠹的鬥爭。但是，由於當時閩東還沒有黨的組織，沒有提出明確

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綱領，因此這些鬥爭都歸於失敗。

大革命失敗後，由於黨及時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使革命又走上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進入了偉大的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創造性地提出在農村建立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的理論，使革命得到迅速的發展。1929年間，毛澤東、朱德同志領導的紅軍第四軍曾三度入閩，開闢了閩西根據地，這對於閩東地區的革命鬥爭有著極大的影響。廣大的閩東畬、漢族勞動人民對於革命非常嚮往，福安縣的許多地區都秘密地組織了貧農團，農民們紛紛捐款支援中央蘇區和紅軍。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不久，閩東黨組織成立，使閩東革命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從此，閩東畬、漢兩族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導者，開始在黨的領導下起來進行革命鬥爭。由於畬族人民受苦最深，同時，居住深山，環境有利於革命活動，因此黨組織建立後，就派了許多革命同志深入到福安縣的鳳陽，連江縣的長龍，霞浦縣的五斗、龍潭等畬族村，在貧僱農中間紮根串連，培養畬族的革命骨幹，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並通過他們去團結廣大的畬族貧苦農民。當時閩東革命領導者之一馬立峰同志曾培養福安縣鳳陽村畬族貧農鍾阿朶，並派人協助鍾阿朶在畬族群眾中進行革命活動。

在黨的教育下，閩東畬族人民第一次曉得世界上有一個為勞動人民的解放而鬥爭的黨，知道了“只要大夥一條心，就可以不交租、不交糧”。這些“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貧苦農民在革命燈塔的光輝照耀下，開始看到了光明，他們的心中燃起了熾熱的革命火焰，堅決要求推翻壓在自己頭上的大山，來改變千百年來的痛苦，和悲慘的命運。

從“三抗”、“五抗”到武裝暴動

閩東黨組織建立後，就根據群眾切身的利益，領導畬、漢族農

民展開了“減租”和“抗租”、“抗糧”、“抗捐”的“三抗”鬥爭。1931年春，福安縣的溪柄、穆陽、溪北等地畚、漢兩族農民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了大規模的反鴉片捐的示威遊行。其他各地也紛紛爆發反對鴉片捐的鬥爭。1931年後，黨在福安縣鳳陽、大山下等畚族村建立了貧農團組織，發動群眾採取“以拖為抗”的辦法抗繳租糧，限制糧食外運。當時，鳳陽村有個大惡霸鍾得雄公開破壞革命，群眾起來殺掉這個民族敗類。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黨進一步提出了“抗捐”、“抗稅”、“抗糧”、“抗債”、“抗租”的“五抗”口號。鳳陽村畚族農經經過鬥爭之後，把全村的一千多擔租和兩千多元債款全部抗掉。

通過一系列鬥爭，農民深刻體會到革命給他們帶來的好處，也認識到團結起來力量大，階級覺悟不斷地提高，革命情緒空前高漲。赤色農會、貧農團、抗租團、婦女會、兒童團等革命組織在福安縣的鳳陽、山頭莊、小嶺，周寧縣的寧園坪，霞浦縣的青蛟等畚族地區，像雨後春筍般秘密地發展起來了。福安縣溪北洋一帶幾十個畚族村莊全部建立了貧農團與抗租團，山頭莊、小嶺等畚族村還先後建立了黨團組織，加強了革命領導工作。群眾自動組織起來，白天由兒童團站崗放哨，晚上由抗租團巡邏，把前來收租的地主逮捕起來，進行鬥爭。同時派人四處張貼標語和散發傳單，使革命聲勢更加壯大。

“五抗”鬥爭開展後，由於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引起了敵人的恐懼。國民黨集結了各方面的反動軍隊來進攻革命。各地地主都以“防匪”為名組織了民團、大刀會等反動武裝，配合反動軍隊對革命進行瘋狂的“清剿”。為了對付反革命的武裝，畚族農民紛紛參加了黨所領導的農民武裝——紅帶會，以及赤衛隊、游擊隊。1932年，連江縣的游擊隊曾在長龍等畚族地區活動，游擊隊的成員中約有一半是當地的畚族農民。

1933年春天，閩東各地因連年遭受國民黨反動派的蹂躪，普遍鬧飢荒，群眾生活異常貧困，如連江縣長龍鄉的畚、漢兩族村莊被敵人燒搶得顆粒不留，可是地主和土豪卻把糧食屯積居奇，乘機抬高糧

價，牟取暴利，群眾紛紛掀起反抗鬥爭。在這種形勢下，黨決定領導農民從“五抗”轉為“打土豪、分糧食”的鬥爭，並把一切鬥爭都引到武裝鬥爭上來，為早日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土地革命創造條件。因此，以“打土豪、分糧食”為中心的武裝鬥爭在閩東廣泛展開，到處打入地主惡霸的糧倉，把糧食分給貧苦農民。革命的烽火已經燃遍了閩東山區。

這一年冬天，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事變，反對蔣介石集團。國民黨反動派用大批兵力向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當時敵人在閩東的防務力量比較薄弱，閩東黨便進一步領導各地人民舉行武裝暴動。福安縣甘棠等地的畚、漢兩族群眾和赤衛隊配合游擊隊共一千多人攻佔了賽歧鎮，聲勢浩大，繳獲偽國民團八十三枝槍，並打開國民黨和官僚資本家的糧庫、鹽倉，分糧分鹽給勞動人民，擴大了革命的影響。霞浦縣青皎地區的四十七個畚、漢族村莊四千多人也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了武裝暴動，殺死了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地主惡霸三十多個，摧毀沿海漁民最痛恨的鹽田海關，沒收鹽田鄉嚴、黃兩家大地主兩百多擔糧食分配給農民，並宣佈廢債廢租，除捐減稅。畚族人民是當時青皎暴動的一支重要力量，參加暴動的十三個紅帶隊的二十六個正副隊長中，畚族就有十一個。通過這場鬥爭，嚴重地打擊了反動派的囂張氣焰，也促進了畚、漢兩族勞動人民深厚的戰鬥友誼。

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實現

武裝暴動之後，革命的暴風雨席捲了整個閩東地區，形勢發展一日千里，各地農民紛紛在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反動的政權，建立了紅色的蘇維埃政權，實現土地革命。福安縣的鳳陽、山頭莊、小嶺，連江縣的長龍，寧德縣的南崗、半嶺，霞浦縣的龍潭、五斗、草崗，以及羅源縣的八井、西蘭等畚族村莊都建立了村蘇維埃政府。福安縣的金洋等畚族村還建立了縣、區蘇維埃政府（當時安德縣蘇維埃政府設在金洋村）。1934年春，閩東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紅色蘇維埃政

權的建立，是閩東畚、漢兩族人民翻天覆地的大喜事，它標誌著畚、漢兩族勞動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獲得解放。許多畚族農民擔任了村蘇維埃政府以及區蘇維埃政府的領導工作，如連江縣長龍等七個畚、漢兩族雜居村的蘇維埃政府主席（藍依三、藍如蘇、雷乃旺、雷禮旺、藍禮在、藍細珠、藍禮壽等）以及安福縣下西區蘇維埃政府的主席雷付弟、秘書鍾廷春和財糧委員雷進興等都是畚族。長期以來受盡壓迫、剝削的閩東畚、漢兩族人民第一次成為自己政權的主人。

蘇維埃政府頒佈了分田政策，全力轉入領導畚、漢兩族農民，實現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土地革命。在分田政策中，閩東黨規定了少數民族（即畚族）和漢族一樣，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許多畚族地區都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運動，群眾行動起來，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封建勢力實行猛烈的衝擊，他們燒毀了地主的契據債券，沒收了畚、漢兩族地主的土地，交由蘇維埃政府統一進行評產，按段插標，然後以村蘇維埃為單位，按人口進行分配。福安縣的山頭莊、小嶺和羅源縣的西蘭等村畚族群眾每人平均分得土地一畝多，霞浦縣的五門等五個畚族村群眾每人也分到水田七分。

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初步勝利，使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凡是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地區，封建勢力都受到嚴重的打擊，革命的烈火燃遍了高山深谷。實現土地革命後的畚族鄉村，面貌為之一新。到處是鑼鼓喧天，歌聲載道，畚族農民歡欣鼓舞，喜慶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土地還家。群眾在分到土地之後，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同時，為了保衛勝利果實，他們也踴躍地報名參加紅軍和游擊隊。當時，葉飛同志（現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領導的紅軍獨立師中，有很多是畚族兄弟。

閩東蘇區和紅軍的迅速發展，土地革命的急劇實現，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大震驚。1934年冬，國民黨調動了大批的反動軍隊，配合反動的地方民團、義勇隊共十多萬人，向閩東蘇區發動了瘋狂的進攻，採取了慘無人道的燒、殺、搶、移、捉的“五光”政策來摧殘

革命根據地。這時，土地革命後的第一年秋收快要到來，黨決定領導群眾展開保衛蘇區、保衛秋收的鬥爭。畚族人民投入了英勇的對敵鬥爭中，在每一個村莊，青壯年都全部參加赤衛隊，用土槍、紅纓槍武裝起來，實行戒嚴，加強站崗、放哨、守衛的工作，監視反革命的活動，並在大路上挖掘壕溝，築起圍牆和攔路壩來對付敵人的破壞。兒童團員、婦女會員和七、八十歲的老大爺也全部動員起來，他們同樣參加站崗放哨。如遇敵人來犯，則用竹筒、牛角鳴號或喊“山豬”來了，讓赤衛隊、游擊隊作好殲滅敵人的準備。同時，組織了救護隊、擔架隊和建立戰地醫院，隨時搶救受傷的紅軍和游擊隊戰士；為紅軍送米、送菜，做草鞋、洗補衣服；以及冒生命危險，機智地把信件夾在斗笠裏或縫在衣被裏，為紅軍傳送情報。

但是由於敵人在數量上多我數十倍，並有飛機、大炮配合作戰。在敵人瘋狂的武力進攻下，革命根據地受到了嚴重的摧殘，許多革命組織被破壞，革命幹部和群眾被殺害。為了保存有生力量，紅軍主動撤離蘇區，轉移到敵人力量較薄弱的地區。在紅軍撤退後，畚族群眾仍繼續和敵人進行了頑強的鬥爭，並採取“堅壁清野”的辦法來對付敵人。這時，革命轉入低潮，閩東地區開始了三年的游擊戰爭。

在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中

在整個三年游擊戰爭中，國民黨反動派在政治上、軍事上採取了種種毒辣的措施，對革命老根據地反覆不斷地進行“清剿”。敵人在各個較大的村莊，遍築炮樓和圍牆，駐兵把守，經常進行“清鄉”，福鼎縣浮柳鄉白石畚族村從1936年10月到12月的三個月中就先後受到十次“清剿”。為了鎮壓革命活動，國民黨反動派在畚族地區建立了血腥的保甲制度，實行“連座切結”、“編造戶口”、發“良民證”，強迫革命群眾“自新”。並且採用了惡毒的“移民併村”政策，把深僻山區的小村莊燒掉，搶光財物，強迫群眾移到大鄉村去。敵軍所到之處，無不燒殺姦掠，其狀慘不忍睹。僅霞浦一縣被摧殘的畚、漢兩族村莊就達七

十一個，有三千二百六十四座房子被燒毀拆塌，七百多人被殘殺。革命根據地到處房屋焚毀，雞犬無聲，變成荒無人煙的地區。畚族人民被迫大批逃亡他鄉，流離失所，生活陷於絕境。霞浦縣的雙牛望月、鏹爐和福鼎縣的西庵等畚族村經摧殘後，一直到解放時尚未恢復，許多群眾都絕了戶。

在革命低潮時期，反動的畚、漢兩族地主階級也勾結了國民黨軍閥、官僚對根據地人民實行反攻倒算，重新逼租逼債，收租奪田。連江縣洪塘鄉的地主，請來了偽八十七師的一個營，長期駐守，向總洋等已實行過土改的畚族村不斷進行騷擾，達一年之久。福安縣穆陽鄉的地主威逼鳳陽等村的農民交還革命時所抗掉的租債，鳳陽村的畚族農民80%以上因此而重新負債累累，過著悲慘萬狀的生活。人民的勝利果實被反動派奪去了，反動勢力變本加厲地統治著畚族地區。

但是，閩東人民並沒有被敵人的殘酷鎮壓所嚇倒，他們更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配合紅軍游擊隊，與敵人展開了頑強機智的鬥爭。閩東黨組織在嚴酷的鬥爭關頭，及時地開展了靈活的游擊戰爭。一方面根據“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的游擊戰爭原則，把部隊分成幾十人不等的許多小的作戰單位，分散到敵軍駐地去，經常出於敵人不意地戰勝敵人。另一方面，黨又充分發動群眾，實行“白皮紅心”的政策，採取一系列正確策略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來對付國民黨反動派政治、經濟上的“清剿”。例如駐在霞浦縣的國民黨軍隊強迫畚、漢兩族民工在西勝、南崗、里馬等鄉築炮樓，黨就發動群眾挖炮樓，砍電線，鋸電桿，破壞敵人的交通。1935年冬和1936年冬，國民黨曾兩次企圖把該縣五斗、三斗、龍虎崗等村的畚族群眾併入福安縣，規定“移民”外出要向偽保長請假，出門生產只准帶一餐午飯。並在沿途設立崗哨，禁止把蠟燭、電池、食鹽、香煙等運到山上，妄想對游擊隊實行“經濟封鎖”，斷絕群眾和紅軍游擊隊的聯繫；但是黨卻及時揭露敵人的陰謀，發動群眾上山建秘密樓，挖地洞，並把革命的基本群眾移到根據地的邊沿地區居住。五斗等村的畚族群眾

五十多人組織了游擊隊，在山上採取靈活戰術，與敵人作戰，經常以三、五人為一組，分散到敵人駐地去貼標語，鎮壓收租奪田的反動地主。霞浦縣的龍潭和周寧縣的寧園坪等畚族村都建立了“土豪廠”，專門關閉土豪劣紳，要他們拿出糧款，解決游擊隊的部分經濟問題。1936年春，福鼎縣雙華鄉的畚族群眾三千多人配合劉英同志（閩浙邊革命的領導人之一）所領導的隊伍，進攻浙江平陽縣的反動據點馬站鎮，繳獲了大批彈藥。

閩東畚族人民在對敵鬥爭中表現得非常英勇，他們在最艱苦的環境中，仍千方百計地設法支援紅軍游擊隊，表現了高貴的革命氣節。霞浦縣五斗畚族村被敵人摧殘過五次，全村房子都被燒光，連廁所、牛欄也不能倖免，但敵人要想撲滅群眾的革命鬥志根本做不到。該村群眾一次又一次地在廢墟中搭起草樓，並經常瞞過敵人的層層封鎖線，把糧食藏在竹槓裏和草灰、地瓜藤中，送給游擊隊，並為游擊隊代買日用品與食鹽。革命基點村周寧縣的寧園坪單1936年就被敵人燒過三次，畚族群眾失去了住所與糧食，但他們堅持革命的決心始終沒有動搖。該村畚族共產黨員雷成波在敵人進犯時，冒著生命危險，在敵人的機槍火線下，割斷了渡排的繩子，保護了革命同志和全村群眾的安全。許多畚族群眾直到解放以後，還保存著蘇維埃政府的印鑑、通行證、軍屬證明書、土地證和借據等。他們的心始終向著黨，向著紅軍游擊隊，堅信革命一定會勝利的。

由於閩東黨採取了正確的游擊戰略戰術，以及和人民群眾結成了血肉般的聯繫，終於粉碎敵人無數次的“清剿”，戰勝重重包圍與封鎖，取得了三年游擊戰爭的重大勝利。經過三年艱苦卓絕的鬥爭，閩東黨保存了革命根據地、保存了黨組織和武裝力量。革命力量大大壯大了。1937年底，在全國抗日戰爭形勢的推動和我黨的努力下，閩東地區開始實現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一時期。1938年2月，閩東黨派出了一千三百多名畚、漢兩族人民的優秀兒女，開赴皖南抗日前線，參加偉大的抗日戰爭。

英雄的人物、光輝的事跡

英雄的畚族人民在革命鬥爭中，始終表現了英勇不屈的堅強意志，在艱苦的革命年代里，他們不怕一切困難危險，堅決跟著黨鬧革命，為革命事業奔波勞碌，出生入死，湧現出許多可歌可泣動人心弦的英勇事跡和英雄人物。

我們在連江縣長龍村曾訪問畚族革命老前輩藍元進同志，他在革命低潮時活動在羅源、連江等縣進行革命宣傳工作，曾七次被捕，成年累月地被敵人監禁，過著非人生活，但他卻屢次越獄逃跑，繼續進行革命鬥爭。在最後一次被捕時，敵人竄入他的家中，用柴棒把他打暈過去，敵人強迫他的妻子和岳丈把他抬到二十里外敵人的駐地——下詳，敵人施盡了許多毒刑，如坐老虎凳、倒吊、電刑、用竹竿扎指頭、用香火燒胸等，而所得到的只是憤怒的叱罵和倔強的沉默。有一次反動派把他關在一個漢族老大娘家中準備槍殺他，但這位老大娘卻冒著生命危險把他放走。現在這位革命老同志已經是六十多歲了，他仍在人民公社內為社會主義建設勞碌奔走。當他結束了他的談話時，解開衣裳露出胸脯給我們看當日被國民黨反動派燒傷的疤痕，這不是一般的傷痕，而是榮譽的記錄。

福鼎縣雙華鄉畚族藍青改同志，在1936年10月被國民黨抓到蒲門城內，敵人對他嚴刑拷打，百般利誘，但是他毫不懼怕，始終沒向敵人吐露一個字。慘無人道的劊子手最後把他的心挖出來，但他在就義前還從容地向群眾大聲疾呼：“我們少數民族一定要起來革命！”並痛罵國民黨說：“你們殺死我一個人沒啥，今後紅軍會替我報仇！”群眾無不受他的英勇行為感動得流出眼淚，內心中仇恨的火焰燃燒得更加熾烈了。在他的影響下，鍾邦基同志（畚族）也以同樣英雄的氣概回答了敵人。

畚族婦女不僅是勞動戰線上一支勁旅，同時也是革命戰線上的尖兵，為革命立下很大的功勞。許多老革命同志無不時刻懷念著這樣

一位老媽媽，雖然直到現在還不知道阿媽的姓名，但卻知道她是福安縣和霞浦縣交界的暗井下厝坪的一位普通的畚族勞動婦女。在1934年冬，敵人到處摧殘革命，許多革命同志被迫流亡，在這種極端恐怖的日子里，阿媽挺身而出，她冒過多次生命的危險，受過匪首的百般凌辱，騙過匪徒的搜查，為革命同志蓋秘密寮，把革命同志隱藏起來，她像慈母般地撫愛過革命的同志，並鼓勵自己的兒子參加革命^①。

在福鼎縣至今還流傳著畚族婦女鍾二妹探監的動人的革命故事。鍾二妹是土地革命時期黨的優秀宣傳員和通訊員。苦難的生活，鍛煉了她，使她具備了強烈的階級仇恨，在黨的教育和培養下，鍾二妹知道了受苦受難的根源所在之後，這些仇恨就成為反抗反動統治者的力量源泉。她深刻認識到只有徹底推翻反動統治，才能獲得翻身解放，因而頑強地向反動派進行鬥爭，不知疲乏地傳遞著黨的許多命令和指示。她的家當時成為革命戰鬥的指揮部，領導同志經常在那里聚會研究工作。1932年春，她的工作被敵人發覺，有一天敵人尾隨其後，企圖將她家裏的革命同志一網打盡，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候，具有高度階級覺悟的鍾二妹，抱定決心，寧願犧牲自己，決不能讓革命領導同志和組織受到損害。在半路上，她機智地擺脫了敵人的追蹤，奮不顧身拔腿就跑，顧不得荊棘撕破了她的衣褲，劃破了她的手腳，也顧不得敵人射來的子彈，她一心只想著趕緊回家去通知同志們轉移。但這時敵人已奪去她丈夫的生命，燒毀了她的家，革命領導同志被衝散下落不明。所有這一切，並沒有使鍾二妹傷心氣餒，相反她更增加了對反動派的仇恨，為了黨的事業和革命同志的安全，她鼓起了更旺盛的革命意志，日藏夜出，四處奔走，熬受了種種折磨，到處尋找革命同志，兩個月過去了毫無結果。有一次她得到了曾與她共過事的一位名叫小葉的女同志被敵人抓去關在桐山的可靠消息，她想小葉同志一定會知道其他同志的下落，於是她剪掉頭髮，穿上漢族婦女的服飾，以幫人煮飯為名，機智地騙得了看守者的信任，

見到了小葉同志，終於重新找到了組織關係。不久，她又繼續活動為革命工作^②。

霞浦縣南山村一個村蘇維埃主席雷成和(畚族)的兒子，年僅十六歲，不幸被敵人捉住，脅迫他帶路去抓他的父親，但是這位少年英雄已經懂得怎樣對待革命事業，他把敵人誘騙到將軍潭地方，自己跳入河中，壯烈犧牲。這就是在革命烈火中成長起來的畚族少年，這種英雄行為直到現在還為群眾所傳頌。

畚族人民的英勇革命事跡是舉不勝舉的，從以上的幾個事例中，可以看出畚族人民在長期艱鉅的革命鬥爭中，對黨和革命事業表現了無限的忠誠。這些光榮的事跡，不但是畚族人民也是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它將永遠鼓舞著我們前進。

在十年艱苦的土地革命中，閩東的畚族人民，始終是英勇不屈地堅持著革命鬥爭，保持了黨的光榮旗幟，鍛煉出不少革命幹部，對於祖國人民革命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正如前閩東革命主要領導人之——葉飛同志在閩東老區人民革命鬥爭歷史報告中指出：“在最艱苦最困難的鬥爭中，少數民族(指畚族)的作用是很大的，他們具有二大特點：第一，最保守秘密；第二，最團結，不管敵人怎麼摧殘，他們都是忠實於黨。”

土地革命後，閩東畚族人民又和全國人民一樣在黨的領導下，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終於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趕走了帝國主義，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現在，他們正以加倍的勇敢和勤勞，發揚革命的優良傳統，為建設美好幸福的新閩東，奮勇前進！

(附記：本文係我組根據在閩東畚族地區調查搜集的材料及中共福建福安地委會提供的許多有關畚族人民革命鬥爭的寶貴資料編寫而成的)

注釋：

- ① 《福建老根據地人民革命鬥爭故事集》第十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 ② 《福建老根據地人民革命鬥爭故事集》第十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與施聯朱、陳元煦合作，以福建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畚族小組名義，發表於《民族研究》1960年第4期)